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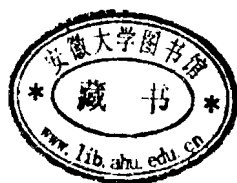
「新校本」

理學六家詩鈔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理學六家詩鈔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理學六家詩鈔／錢穆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7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1005-3

I. ①理… II. ①錢… III. ①宋詩—選集 ②古典詩歌—詩集—中國—
明清時代 IV. ①I222.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00617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理學六家詩鈔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張海濤 劉瑞蛟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ublishing.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20

字數 226千字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1005-3

定價 36.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一九七一*年，錢賓四先生撰就朱子新學案五大冊，凡百數十萬言。撰著期間，嘗隨手選鈔朱子詩愛誦者為一編。及日本承認大陸政權，繼以「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先生心情不安，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以自遣。於是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嗣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以成本書。先生自謂：「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學家中，愛誦之詩尚不少，惟以此六家為主。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的一要項。余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也。」理學諸儒篤敬為人，闡明正學，而世之議者，或疑其人多乏文學情味；先生之編錄是書，殆亦有意糾改世俗之偏見。又讀其人詩作，可見其人生活之一斑，亦可藉探其人思想學問之微，以補各家年譜、文集之不足，則斯編亦可謂已開示學者進窺理學一新門徑。先生之選輯六家詩，每家皆踰百首，自一九七一年冬，以迄翌年春竣事。又越年，一九七三年秋始付印。先生親任校字既竟，乃獲見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高子未刊稿鈔本六冊，又增選二十六題三十首，為景逸未刊詩鈔。一九七四年元月由臺灣中華書局初版。

今以原版為底本，邵、朱、陳、王四家並據四部叢刊本覆校；其中陳白沙自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以下十餘首，先生原依四庫全書本補鈔，今亦據四庫本校對。最後兩家，景逸詩鈔據四庫全書高子遺書本，桴亭詩鈔則據陸桴亭先生遺書本。先生於每家前，又各撰別傳一篇。今除校改若干誤植文字外，悉增標私名號、書名號及引號等，以便讀者閱讀。疏漏之處，尚祈讀者指正。

本書由錢行先生負責整理。

自序

宋儒金履祥輯有濂洛風雅一編，上自濂溪、康節、橫渠、二程，下迄宋末，凡近五十人。采其辭、賦、箴、銘、銘、誠、贊、誄、祭、詩、歌、樂府諸體四百數十首，分為六卷。唐良瑞為之序，有曰：「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言有教，篇有感。」余之斯鈔，略近其意，而體裁不同。專鈔詩篇，他皆不及。又僅於宋、明、清三代取康節、晦菴、白沙、陽明、景逸、桴亭六家，每家鈔踰百首。讀者進而窺其全集，又進而旁及諸家，庶知理學宗旨，本在陶鑄性情，挖揚風雅，固不如一般所疑，其言則勃窣理窟，其人則木強枯槁，拘謹狹隘，以不近人情相譏，是為不知理學之真。

理學者，所以學為人。為入之道，端在平日日用之間。而平日常用，則必以胸懷灑落、情意恬淡為能事。惟其能此，始可體道悟真，日臻精微。而要其極，亦必以日常人生之灑落恬淡為歸宿。至於治平勳業，垂世著作，立功立言，斯則際會不同，才性有異，亦可謂是理學之餘事，不當專憑以作一概之衡量。

斯鈔一以顯示作者之日常人生為主。所鈔六家，固皆一代之魁傑，理學之宗師，外論其時代，內

窺其性情，既已各別不同，其論學宗旨，亦復相殊互異。然觀其平常用間之胸懷意境，灑落恬淡，則大體相若。可證此乃理學家之共同嚮往與其共同躬修之所在。其所鈔之第二標準，則為諸家之論學語。以此論詩，若所不宜，然亦見理學詩之一種特殊面貌，可備詩中之一格。至於格律聲色，為一般論詩者所重，斯鈔轉不經意。然即以詩言，此六家在宋、明、清三代詩人中，亦可列上選而無媿。

康節詩最為創新，誠可謂之是理學詩。白沙有意追摹。然兩人一居城市，一隱海濱。康節於物理、史迹，研窮廣泛，著述亦豐，數學尤其絕業；而白沙則一片空明，除刻意吟詩外，其他似少厝意。然明代理學家，每以白沙、陽明並稱。可見理學重在人生日用。而人生日用之所重，則在其情懷境界。白沙乃以一詩人而高踞理學上座，可窺此中消息矣。

晦翁詩澹雅淳古，上規選體。跨越宋、唐，卓然不倫。以詩人標準言之，晦翁亦為巨擘。陽明早年溺意辭章，其詩亦詩人之詩也。兩家原集皆以年代編次。茲所鈔遠遊篇，乃晦翁十九歲所作；寫真一絕，距其易簪僅一月；首尾宛然。其詩集不啻其年譜，惟亦間有參差。如第十卷諸詩，與「樂府」同帙，皆編在九卷寫真一絕之後，知乃隨後絡續所收。又如追和陸子壽一詩，應在兩人鉛山再晤時，而編入鵝湖初會之年。斯鈔只仍原集次序，未能一一加以辨正。陽明詩分編標題，最為明白。讀者能將兩家年譜與詩集並讀，則各詩中之時地與其本事，皆可一一考索。今亦未能逐篇詮註，以待讀者之自尋。又兩家思想學問之與年俱進，有一詩之微，旁見側出，可以補年譜、文集之不足者。如陽明江西詩太極巖「始信心非明鏡臺」之句，足與其天泉橋「四句教」相闡發，此則脫口而出，不易得之

文集、語錄中也。

景逸不多作詩，其遺書亦尠流傳，故斯編特多加鈔錄。其論學在朱、王之間。中年以後，杜門隱淪，跡近邵、陳。然其詩率真清淡，乃亦與邵、陳之絢爛縱肆有別。三家原集，皆以詩體分，不以年代編，此鈔亦一一仍之。

六家中惟桴亭遭遇特酷。生值易世，堅貞不仕。生事窮窘，茹苦更深。故其詩多幽憂沉痛之辭。然其近於人屈者，亦終自歸於陶。其心情之灑落恬淡，亦與前五家無殊致。桴亭詩編年可與年譜並讀，一如朱、王。斯編亦摘錄特多，以見明遺民在當時生活之一斑。

讀者得斯鈔，可供進窺理學一新門徑。若擺棄理學觀點，純以詩求，詩以言志，亦可以真得風雅之遺響。果能忘其為詩，一吟一詠，直向自己性情日用中反身默會，則誠如程伊川言：「未讀論語前是此一人，讀論語後將會另是一人，此始為善讀論語。」斯鈔竊亦有意於此，以待讀者之善求。

目次

自序

邵康節別傳

一

康節詩鈔

三

朱晦菴別傳

六三

晦菴詩鈔

六五

陳白沙別傳

一一七

白沙詩鈔

一一九

王陽明別傳

一六五

陽明詩鈔

一六九

高景逸別傳

二一七

景逸詩鈔

二二一

景逸未刊詩鈔

二五一

陸桴亭別傳

二六五

桴亭詩鈔

二六九

邵康節別傳

邵雍，字堯夫，元祐中賜謚康節。其先范陽人，曾祖父始家衡漳，幼從父徙共城，居蘇門山下。李挺之權共城令，知康節事父孝謹，勵志精勤，一日，叩門勞之，曰：「好學篤志何如？」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其如物理之學乎？」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再拜，願受業。其事挺之，雖野店，飯必欄，坐必拜。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出遊，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苟有達者，必加諮訪。歸而築室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設寢；凡數年。大名王天悅精於易，聞而欲教之，訪之於雪中深夜，見其儼然危坐，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年三十餘，始遊洛而定居焉。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居之裕如，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至醉。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光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

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曰：「吾家先生至。」一家留三五宿，又之一家，或經月忘返。有特為起屋如安樂窩以待其來者，謂之「行窩」。及沒，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游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每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於人。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為市園宅。其宅契乃溫公戶名，園契乃韓公戶名，其莊契乃王某戶名，康節皆不改。一日，明道、伊川兄弟訪之，飲酒甚歡。明日，明道語其門人，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門人問所言，曰：「內聖外王之道也。」今明道集中有月陂詩，即詠其事。王拱辰、呂誨等屢薦之，終不出。年六十七卒。伊川問：「從此永決，更有見告乎？」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先天圖、皇極經世書等。伊川擊壤集，為其詩集名，魏鶴山稱之，曰：「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變化，風雷雨露之霽暘，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着之意，真所謂風流人豪者歟！使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稱於聖人。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高景逸曰：「伊川言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或問朱子：「學者有厭拘檢、樂放舒、惡精詳、喜簡便，自謂慕堯夫，何如？」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襟中這箇學，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敢得如此！」然則後人讀其詩，特以曾點相擬，亦未為知康節。

康節詩鈔

閑吟四首

平生如仕宦，隨分在風波。所損無紀極，所得能幾何。既乖經世慮，尚可全天和。樽中有酒時，且飲復且歌。

予年四十七，已甫知命路。豈意天不絕，生男始為父。且免散琴書，敢望大門戶。萬事盡如此，何用過憂懼。

居洛八九載，投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談。人事已默定，世情曾久諳。酒行勿相逼，徐得奉醺酣。

欲有一瓢樂，曾無二頃田。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雲意寒尤淡，松心老益堅。年來疎懶

甚，時憶舊林泉。

高竹

高竹臨清溝，軒小亦且幽。光陰雖屬夏，風露已驚秋。月色林間出，泉聲砌下流。誰知此夜情，邈矣不能收。

高竹碧相倚，自能發餘清。時時微風來，萬葉同一聲。道污得夷理，物虛含遠情。階前閑步人，意思何清平。

高竹如碧幢，翠柳若低蓋。幽人有軒榻，日夜與之對。宇靜覺神開，景閑喜真會。與其喪吾真，孰若從吾愛。

高竹數十尺，仍在高花上。柴門晝不開，青碧日相向。非止身体逸，是亦心夷曠。能知閑之樂，自可敵卿相。

秋 遊

八月光陰未甚淒，松亭竹榭尤為宜。況當晝夜初停處，正是炎涼得所時。明月入懷如有意，好風迎面似相知。閑人歌詠自怡悅，不管朝廷不採詩。

和人放懷

為人雖未有前知，富貴功名豈力為。滌蕩襟懷須是酒，優游情思莫如詩。況當水竹雲山地，忍負風花雪月期。男子雄圖存用捨，不開眉笑待何時。

小圃睡起

門外似深山，天真信可還。
軒裳奔走外，日月往來間。
有水園亭活，無風草木閑。
春禽破幽夢，枝上語綿蠻。

閑行

園圃正蕭然，行吟繞澤邊。
風驚初社後，葉墜未霜前。
衰草襯斜日，暮雲扶遠天。
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